



视觉中国供图

毕业40年后的他们
接力写下一部出圈的断代史

入学1978

本报记者 李蔚

又是一年开学季。大一新生行囊里的“新三样”，每年都在变。如果把年轮回拨到那绝无仅有的1978年——一年两个开学季（1977年为恢复高考第一年，12月举行高考，录取新生在1978年2至3月入学，78级在1978年7月高考，当年9至10月入学），从2000多万考生中，通过“独木桥”，奔向大学校门而来的他们，面对充满希冀的未来四年，又打点了什么样的行囊？



吴存存(后排左二)与同学们



应沪晨(右)与同学



许贺龙(左二)与同学们



吴存存(左)与王琳(右)

他们，阅历不同，年龄参差。这种不可复制，只属于77级、78级大学生。

作为新中国改革开放的符号之一，这一代人，被关注，也被神化。

今年，是他们毕业40周年。2个多月前，钱江晚报·小时新闻客户端陆续上线了20多篇前缀为“78中文”的文章，截至8月底，仅客户端的总阅读量就达400万+，热门客户端及公众号也抢着转载，全网总阅读量超5000万——他们的故事出圈了。

这是来自钱江晚报·小时新闻客户端专栏“晚潮”子栏目“我们的高考”征稿。原杭州大学78级中文，几十位同学，在一个专为回忆过往，聊述友情而建的微信群里，你一言我一语，以前所未有的热情，自创了一种“砌墙体”，致那一段远去的青春。

40多年前的大一新生们，在接近半个世纪后回顾当年，破圈的不仅是他们的文字，更是那一代人与国家紧密结合的命运。老杭大77级历史的一员陈侃章，前两年曾著述出版《1977——冬季里的春闹》，他这样总结：“这一系列有历史回忆的严谨，也有回看青春的浪漫。参与的老杭大78级中文校友，每个人都是一个微典型，这些当事人在共同写史，写一部好看的断代史。”

砌墙体是怎么形成的？78中文的老同学们，写着、读着、再添着，这种新创的文体不自觉地形成了。

黄仕忠，现中山大学博导、教授、长江学者，在文章的开头写道：“谁也不会相信，我那时的梦想，其实是在18岁时做生产队的小队长。更没想到，当18岁生日到来的时候，我居然成了一名大学生。”

读完正文，后面还拖着一段精彩的余韵，来自同窗好友们的补记——

有的轻轻揶揄一句：梦想很遥远，18岁当生产队小队长。

有的二话不说，甩上来结结实实一篇读后感，200多字，述尽黄同学篮球场上的驰骋风姿，好似写了一篇小传。

这就是砌墙体——每篇文形成一个独唱引领众多的合唱，众同学或薄或厚的留言，增加前面单篇所讲述内容的厚度、高度、精度，合力将之垒筑成那个时代某一主题的高墙，这是一个单独的回忆过程，也是一个有引领的集体创作过程。

在互联网时代，老杭大78级中文的同学，用这样的方式，唤醒记忆，回到现场。

“往事，点点滴滴，不写下来，我们的记忆会越来越模糊。”78级中文，浙大中文系博导、教授金健人说，“这每一篇砌墙体文都是一部纪录片。”金健人说。

这个共同回忆的微信群，24小时待机。

当有人完成“作业”，往群里扔一个WORD，就像

按下了开启键——“每个人都期待，很认真地阅读，很认真地参与回忆录的补记”，黄仕忠说，留言多达上百条，身在海外的几位同学也不落下。睡醒一看，大半夜的，他们又砌了好几块墙砖。

“我们这代人，一进入大学，都一心扑在学习上，只有向前看，没有向后看。”任晓岗说，除了读书，还是读书，很少有同学会聊以前的事，更不会问过去10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，“这一轮集体砌墙，我们又重新认识了同学，比原有记忆中的他们更鲜活更生动。”

王琳的入学往事，同学尚建看了个开头就哭了，有的同学更是看得从头哭到尾。王琳是为实现父亲遗愿而参加高考，少年丧父的她有一段惨痛的青春期，而她一直将它埋得很深，连当年最要好的同窗姐妹也不曾透露。

78中文的砌墙体文，以厚重的情谊、丰满的回忆打底，总体风格清丽风趣、明快绚烂，颇有带入性，于是一篇篇也从原有的同学圈，扩展到级友圈、系友圈、校友圈、专业同仁圈、学生师生圈，甚至更宽广的图层。

情感的传递是直接的，有读者形容，其中好几篇文就像厚重的相册，又像宏大的历史画卷，再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，“它们是一部活色生香的史料。”

前几天，黄仕忠赴京开会，遇上了浙大的张涌泉教授，当年77级中文的学长。俩校友自然而然聊起78中文的这组文章，有意思的是，不少与会的同行也加入了这场聊天，大家竟然在不同的微信群里，都点开读过“78中文”的这一系列。

“一个人的回忆是不完整，可能也有不准确的地方，但大家的共同参与，就这一系列既有历史的动感，也有历史的深度。这组文对以后的研究来说，是值得参考的。”张涌泉说。

金树良入学时已经32岁，是78中文的老大哥，老三届，班里最小的比他小17岁。

他的文章这样开头——

“就让我了一个心愿，进一回大学的考场吧。”

1978年高考报名前夕，我对厂长这样说。他盯着我看了半天，终于拿起笔，在申请书上写下了“同意”两个大字，并签下了他的大名。

“哦，能参加高考了！”我强压住眼眶里的泪花，下意识地朝他鞠了个躬。

文章最后，他这样结语：确实，个人的命运是渺小的，是随着国家的命运而起伏的。

有同学说，从来没有像77级、78级那样，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结合得那么紧密，频率共振。

有同学说，我们普通但各不相同，写下最具代表性的一面，集合起来就是国家宏观历史的补充。

有同学说，就算是历史的一粒尘埃，但所有的尘埃加起来，也是一座山，能为社会留下一点真实的历史发展轨迹。